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八

起上章閣茂四月盡重光大  
淵獻九月凡一年有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四年夏四月戊寅金羅索與薩里罕自陝州長驅入  
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

來攻玠擊敗之薩里罕懼而泣婁宿整軍復戰玠軍敗績  
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  
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 己卯張浚引兵至房州知金  
兵退乃還 癸未帝次越州 甲申詔親征巡幸浙西

韓世忠追金烏珠至黃天蕩以輕舟邀戰一日數捷烏珠  
窘甚或謂烏珠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  
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  
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出江

中趨淮西會貝勒太一自天長趨建康來援烏珠乃復東還  
欲濟江世忠扼之於黃天蕩貝勒太一軍江北烏珠軍江南  
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  
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有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以  
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  
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  
又用方士技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以祭天丙申天霽  
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

舟上皆有五緡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煙焰蔽江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兵六合初世忠謂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澣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時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獲二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一人絳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之乃烏珠也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帝前後六

賜扎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  
都統制梁夫人疏奏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  
之動色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  
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呂頤浩在位尤頗恣中丞  
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下詔親  
征帝從之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  
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疏論頤浩過失  
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

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命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 己亥以張俊為浙西江東

制置使 是月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荆門

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皋潛軍寶豐擊敗之 五月甲辰

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宗尹時年三十自

近世以來宰相未有如宗尹之年少者 辛亥統領赤

心隊軍馬劉晏及戚方戰於宣州敗死 壬子金人在

建康者聞烏珠渡江而北大肆焚掠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金人於靜安敗之是夜紫微垣内有赤雲亘天白氣貫其中癸丑帝至越州駐蹕州治以

白金三萬兩賜韓世忠軍贈戰歿將士孫世詢嚴永吉張淵等官以張守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趙鼎簽書樞

密院事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甲寅金人陷定遠縣執閭勅去勅不屈死之乙卯參知政



事王綯罷綯在政府一年無所建明噤默而已 丁巳

命劉光世移軍捕賊方 癸亥詔中原淮南流寓士人

聽所在州郡附試 甲子同知樞密院事兼兩浙宣撫

使周望罷以侍御史沈與求論望脫身先遁縱兵大掠

故也 乙丑升高郵軍為承州 時諸路盜賊蠭起大

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於帝曰羣

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

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

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界焉興河南府孟  
汝唐州趙立楚泗州連水軍劉位淦濠州趙霖和州無  
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  
慶承州天長軍丁卯慶及金人戰於承州城下累敗之  
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  
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  
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  
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李成薛慶輩起於羣盜翟

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  
援故諸鎮鮮能自守 是月劉超據荆南分兵犯陝州  
又合叛將彭筠犯復州 河東北經制使王俊舉兵及  
金人戰於襄城縣敗之復潁昌府 金達蘭圍楚州急  
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  
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  
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烏珠大怒  
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辛未朔楊勛犯處州

癸酉遣統制陳思器討勅 貶周望連州安置 甲戌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乙亥王瓚遣統

領林閏等追襲楊勅於東陽縣軍敗裨將李在死之

丁丑楊勅焚建州 戚方犯安吉縣詔張俊捕之 戊

寅更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

除濠鎮撫使劉位為賊張文孝所殺命其子綱襲職

癸未召劉光世赴行在 甲申岳飛破戚方於廣德

軍 乙酉鍾相偽將引兵入慈利縣執其黨陳誠來降

丙戌以呂頤浩為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為江州  
路安撫大使 戚方請張俊降 時占象者言夜有赤  
氣蔽天又有白氣如練貫之侍御史沈與求言天子所  
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至以號為詔  
願敕張俊等止降指揮勿得為詔又天子禁旅劉光世  
輒擅之號曰太尉兵願如龍騎虎騎之類別立軍號戊  
午詔三省條上 庚寅召韓世忠率兵赴行在 壬辰  
權密州都巡檢徐文率部兵泛海來歸 乙未真揚州

鎮撫使郭仲威叛犯鎮江府遣岳飛擊之 是月張浚  
以金兵萃於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且欲出兵  
分道由同州郿延以擣其虛乃遣秦鳳副總管吳玠帥  
師復永興軍烏珠聞之遂自六合趨陝西以為援 前  
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於燕山府 秋七月癸卯劉  
光世援宣撫使例乞便宜行事不許詔軍興以來諸州  
得便宜指揮者並罷 乙巳馮長寧復順昌府 張浚  
雖重用都統制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

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羅索以孤軍  
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  
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  
其耕獲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  
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  
浚浚不以為然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  
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  
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浚積

前疑遂承制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尋貶階州居住

戊申張浚獻黃金萬兩助軍用遣統制呂世存王俊復

鄜州其餘州縣多迎降 庚戌楊勅受劉光世招安尋

復叛去犯泉州 乙卯金人徙二帝自韓州之五國城

去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栗栗

麵等獻 丙辰張俊合諸將兵萬餘赴行在 丁巳申

命元祐黨人子孫於州郡自陳盡還當得恩數 己未

禁閩廣淮浙海舶商販山東慮為金人鄉導 庚申以



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初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於張俊俊還盛言飛可用乃有是命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八月辛未朔以

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 壬申李成請降於江州

詔撫納之 張浚承制傳程千秋官文州編管 甲戌

詔侍從官日一員輪直進故事闕治體者 丁丑贈監

察御史常安民為左司諫江公望為左諫議大夫錄其

後二人 庚辰太后至自虔州 薛慶及金人戰於揚

州城下死之 戶部侍郎季陵始為范宗尹所薦遂致

顯職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

乞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以一眚廢

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勝其疏於朝堂

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相風旨且言宗尹年少為

相恐誤國事辛巳斥與求知台州陵提舉洞霄宮宗尹

復視事

考異宋史高宗紀是月辛巳沈與求季陵以論宰相范宗尹皆黜按二人一黨宗尹一劾宗尹

紀以陵為論宰相被  
黜大誤今從季陵傳

癸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

罷張浚復永興軍再貶曲端萬州安置 丙戌命李

成吳玠捍禦上流翊棄城去以成為四州鎮撫使命李

捧便道過信州招捕斬賽 戊子貶滕康永州劉珪衡

州並居住 乙丑詔岳飛救楚州仍命劉光世遣兵往

援 壬辰盜入梅州殺守臣沈同之大掠而去 癸巳

命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討范汝為 甲午知虢州邵

興遣統制閻興及金人戰於解州東屢破之金人入承

州命陳思恭屯兵明州以防海道劉光世遣王德鄴瓊  
以輕兵渡江乙未遇金游騎於召伯埭敗之 戊戌以  
桑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  
罪而授以官從之 是月孔彥舟入潭州宣撫司主管  
機宜文字傅雱在彥舟軍中承制以彥舟權湖南副總  
管 九月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戊申金  
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  
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

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蘭請立已達蘭  
許之乃言於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  
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  
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何不早建議而  
使恩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  
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達蘭  
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  
豫為大齊皇帝世侑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豫即

位都大名府改元曰阜昌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  
左丞張柬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  
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  
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  
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朝臣之凡仕於豫而其家屬在  
東南者悉厚加撫卹豫受冊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  
為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祭罷識者知其不久 劉豫  
命偽帥趙斌以禮聘尹焞焞不從以兵恐之焞遂自商

州奔蜀 庚戌禁宣撫司僚屬便宜行事及京西湖南  
北路勿隸川陝宣撫司節制 癸丑涇原同統制李彥  
琦及金人戰於洛河車渡敗之 乙卯桑仲陷均房州  
進犯白土關 丙辰金烏珠攻楚州鎮撫使趙立遣人  
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  
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  
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慶瓊多不  
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

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  
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  
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  
城始陷立徐州人以敢勇隸兵籍為人木強不知書忠  
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仇視金人所俘磔以  
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諡忠烈 丁巳  
趙霖復和州 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  
於平麗縣敗之 辛酉李捧擊范汝為於建州官軍皆



潰捧遁去 金人犯揚州統制靳賽逆戰於港河敗之  
金人陷延安府執呂世存又陷保安軍 張浚聞金

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  
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  
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  
不利則五路俱失不如且屯利間興洋以固根本敵入  
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  
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

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癸亥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宿引兵驟至興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騎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

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郿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舉失律 戊辰荆襄賊趙延壽焚郿州 金人入楚州淮揚鎮撫使李彥先率兵救之敗死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蘭為所任用達蘭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蘭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

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  
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  
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  
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  
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達蘭軍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  
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李回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  
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  
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

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達蘭縱之歸也 丁亥以端明殿學士李回同知樞密

院事 庚寅召張俊以兵入援 追復李邦彥觀文殿

大學士 乙未岳飛破金人於承州 淮寧鎮撫使馮

長寧叛以城附劉豫 環慶路統制慕洧叛附於夏國

涇原統制張仲彥經畧司幹辦趙彬叛降於金 十

一月癸卯詔追贈元祐故相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

慕洧引金人圍環州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帝  
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  
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帝欲申企宗前命謝克  
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  
下後世也乃止 丙午岳飛棄泰州渡江先是飛戰於  
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劉光世等  
皆不敢前楚州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如不可守但  
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州無險可恃退保

柴墟渡百姓於沙上丁未金人犯泰州飛退保江陰沙  
上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直柔弼之後  
也 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戊申金人陷涇原經畧使劉

錡退屯瓦亭金人遂取渭州鎮戎軍 慕洵復引金兵

陷環慶 己酉以孔彥舟為湖南副總管部兵屯潭州

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

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

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據金州白土關衆號

三十萬仲王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  
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彥遣統領閻立為先鋒擊之賊  
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  
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  
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坪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  
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以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  
休士進擊追奔至白沙磧遂復房州丁巳張浚以彥為  
金均房州鎮撫使甲子詔諸路守臣節制管內軍馬



是月金人陷德順軍張浚聞之乃退保興州時輜重  
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  
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  
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與關中聲援不相  
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  
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

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奉命北出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十二月丙子禁節制軍馬守臣便宜行事壬辰金人攻熙州副總管劉惟輔

擊敗之殺五千餘人甲午復至惟輔念城外尚有積粟  
恐敵因之以守出焚之為金人所執誘之百方終不言  
梓其頭以去惟輔曰今若斬即斬吾頭豈汝梓也顧坐  
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復言而  
死知蘭州龔谷砦高子孺聞城陷先办其家而後死熙  
河馬步軍將韓青為金人所擒亦罵不絕口遂遇害惟  
輔涇州人事聞贈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號忠烈  
乙未以張俊為江南招討使討李成 丁酉范汝為降

詔補民兵統領 是月定差役法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為定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一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張浚承制復海州團練副使曲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 金密諭諸路

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李於道凡三日而罷客  
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  
價鬻之或驅之於鞬鞞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  
河為界恐陷金者逃歸豫地故爾時樂壽縣得客戶六  
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  
窮民以足之被掠出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  
夫往往乞食於達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  
人坑之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不受朝賀下詔改  
元釋流以下因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翰林學  
士汪藻上疏曰方今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  
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杖無一人奮然為國  
請行者或敷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  
求使朝廷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能為國家平  
禍立功者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一曰示之以法古  
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李祐夜

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  
且不貸如此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  
廷之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於胸  
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於將必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  
誠服唐宰相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以崇文素憚  
劉潼使人謂曰君不奮命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  
以獻是以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陛下於平居

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劉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  
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  
不得而與也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  
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此曹何識  
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求恩澤出則藉權勢而已道  
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致人言如此  
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  
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



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不  
懼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杖趨庭肅揖而退非  
文具也以為等威之嚴乃足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  
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  
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  
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  
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  
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每有奏陳必使如有

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  
參議論庶名分不致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  
果行足以駕馭諸將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  
遏敵哉若夫財用則民窮至於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  
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則所謂生者必生之  
於此數十州之民其何以堪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耳  
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  
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

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官資而請者四方游手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祿廩與命官同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不可勝計臣竊觀國家軍旅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恭儉必無宴游侈費營繕浮耗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

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軍之出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益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制臣意偏裨中必有英豪及今之時用漢建諸侯法衆建

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戊申以張俊為江淮路招討使俊請岳飛同往許之以李光為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曰今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

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  
東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  
保江浙劉琨祖逖與北人拒戰於并冀充豫司雍諸州  
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  
諸軍以禦之未嘗專主避敵如今也陛下駐蹕會稽江  
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  
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  
硎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

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碍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分荆湖江南諸州為荆湖東西路置安撫司治池江鄂鼎四州以呂頤浩為江東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為江西路安撫大使馬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棄城走端明殿學士王易簡等二百人皆遇害已酉金人攻揚州吳玠敗金人於秦州庚戌金人犯西寧州守

臣俱重迎降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罷 壬子張仲

孚以原州叛降於金 辛酉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

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自宣  
和末至今未舉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施行

金人再圍環州 二月壬申初定歲祀天地社稷如奏

告之禮 戊寅禁州郡統兵官擅招安亂軍盜賊 己

卯日中有黑子四日乃沒 辛巳以禮部尚書秦檜參

知政事 丙戌復置秘書省 壬辰雨雹 丁酉宣教



郎范壽與孟忠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與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即治其罪除名潮州編管

是月馬友遣其黨犯鄂州總管張用拒却之李允文以友權湖南招捉公事友大掠漢陽而去過岳州守臣吳錫遁友據之三月戊戌朔呂頤浩遣崔增王玘合兵擊李成於湖口大敗之壬寅禁諸路遏糴丙午孔彥舟焚掠潭州趨衡州初越王偁從上皇北行至慶源境乏食而卒至是有男子崔紹祖詣壽春府稱越王

中子受上皇蠟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恢復鎮撫  
使趙霖以聞辛亥召赴行在事敗送臺獄伏罪斬於越  
州市 甲寅罷諸免行錢 乙卯金人陷階州 甲子  
始下詔罪李成募人禽斬赦脅從者 是月張俊聞李  
成將馬進在筠州以洪州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  
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  
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  
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

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復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生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大

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  
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  
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振淮南京東西流民 金烏珠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

西寧州自是湮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武功大夫張

榮擊敗金兵於興化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

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

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砦以

守金達蘭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若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達蘭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泰州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夏四月己巳張浚承制

分利閭閻文政五州為利州路置經畧安撫使 秦檜  
言臣昨與何臬孫傳陳過庭張叔夜同扈二聖北狩今  
臣偶獲生還而四人皆死異域望依聶昌例贈官仍給  
其家以為死事之勸詔並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各與十  
資恩澤既而御史章誼論臬誤國遂格贈典檜再為明  
其死節乃贈觀文殿大學士 庚午金達蘭渡淮屯宿  
遷縣樂馬湖 壬申太白晝見 乙亥劉光世復楚州  
階州統領杜肇復其城 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太后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至是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遺命擇地攢殯俟軍事寧歸葬園陵太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帝嘗詔文書應奏者避太后父名不許羣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命學士院降詔戒敕孟忠厚不得與聞朝政通貴近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未嘗陳請 癸未桑仲陷鄧州守將譚充棄城走河東招

捉使王俊引兵來援仲執斬之以其黨李橫知州事

乙酉為太后制暮年服辛卯羣臣三上表始聽政 癸

巳命荆湖東路安撫向子諲發兵及廣西安撫許中同  
拒險要防孔彥舟入廣仍許脅從自新以招諭之 是

月京西賊李忠陷商州守臣楊伯孫棄城走 金聞耶

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  
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遼  
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伊都使



攻大石於漠北曷董城臨行賈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  
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三路之夫道路死者不  
可勝計五月癸卯內殿宣示大宋受命中興之寶并  
道君所獲元圭金人犯和尚原吳玠擊敗之丙午初  
復召試館職之制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  
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己酉詔以米價踴貴令州縣誘積穀之家出糶自三  
千石至二萬石補官有差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

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趙彬及金人合兵圍慶陽府  
守臣楊可昇擊敗之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  
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  
慰在天之靈甲寅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年幼宗子  
將育於宮中 庚申孔彥舟引衆過潭州馬友迎擊大  
敗之彥舟趣鄂州李允文以彥舟為湖東副總管屯漢  
陽 賊趙延據分寧縣壬戌呂頤浩招降之 是月張

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皆潰成北走降劉豫舒蘄鎮撫使張用復叛寇江西岳  
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今吾在此欲  
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俊奏飛  
功第一尋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飛過  
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  
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  
在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湖州進士吳木上

書論宰執送徽州編管

初給事中陳戩嘗疏論五失

一謂宰執尚寬厚示大體而務姑息二謂寵任將臣輕  
授之柄遂使邀賞恃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三謂  
臺諫觀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四謂監司  
郡守身自犯法豈能律姦五謂內侍之權漸盛附結將  
帥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帝獎其言至是又論諸將造  
政事堂與大臣狎紊亂朝綱恐緩急不可用於是樞臣  
上章待罪諸將亦不自安矣 蠲江西路被賊州縣賦

稅 六月己巳始鬻承直修武郎以下官 壬申冊謚

皇太后曰昭慈獻烈 乙亥月犯心 庚辰上虞縣丞

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

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

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陞下一人而已屬者椒

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

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

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  
之後寂寞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  
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  
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  
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感歎

壬午權攢昭慈獻烈皇后於越州 張琪犯徽州守臣

郭東棄城去琪入據之 詔舊相吳敏復觀文殿學士

充廣西湖南宣撫使范宗尹薦之也敏尋辭去 邵青

復叛已丑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彥中軍  
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張浚承制以吳玠  
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沒於金止餘階  
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尼瑪哈以所得陝西地悉與偽齊劉豫置招受司於  
宿州誘宋逋逃秋七月乙未朔以馬友權荆湖東路  
副總管趣討孔彥舟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為瑞奏之  
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

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於是宰執以下歎服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呂好問卒於桂州 辛丑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令話德昭元孫也 甲辰詔密書省長

貳通修日厯 丙午金達蘭自宿遷北歸 癸亥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罷宗尹有才智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宗尹以為多所僥倖乃建



言討論崇觀以來濫賞而秦檜力贊之帝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即日求出於是檜復以此事擠宗尹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罷政遂予祠未幾又落職是月王彥數擊敗李忠趙彬來歸張浚承制以彬為陝西轉運使八月丙寅以孔彥舟為蘄黃鎮撫使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自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

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問之玠復書曲  
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  
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  
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  
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  
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  
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  
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初

浚嘗按視端軍營中聞無一人浚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浚命點其一則於庭間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浚為愕然既而欲徧閱乃悉縱五鵠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雖賞而實忌之端既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軍士悵恨有叛去者張用部兵至瑞昌歸張浚浚以用為本軍統制癸酉復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褫伯彥新職守亦引

疾求去尋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乙亥祔昭

慈獻烈皇后神主於溫州太廟 工部侍郎韓肖胄嘗

密啟帝追褒元祐諸臣是日詔復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

民官帝謂宰執曰黨籍追贈至今未了卿等為朕留意

此四人名德尤著者也 戊寅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

柔同知樞密院事 時沈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凡范

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

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

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 中書省

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庚辰詔

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 壬午鑄紹興錢 丁

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

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

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

乃有是命 庚寅復李綱資政殿大學士募人往京東

河南伺察金齊動止 是月知鄂州曹成掠湖西犯沅

州與知復州李宏合屯瀏陽既而攻宏奔潭州 九  
月丁未詔歲再遣使者謁諸陵因撫問河南將士 庚  
戌命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朝饗溫州太廟 辛  
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大赦 罷諸州守  
臣節制軍馬 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 癸丑復以  
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  
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  
雖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而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

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  
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盜次之蓋閩去  
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  
之龍圖閣學士知湖州汪藻上疏言本朝實錄自艱  
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  
帝而上皆有成書流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詔藏御府  
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  
年並無日歷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有

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厯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駁白黑顛倒小人之說



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  
修太上皇帝日厯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  
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  
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  
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  
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疑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  
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  
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

紙割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厯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其後中書舍人兼史官纂修纂崇禮奏乞令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排纂崇禮取而專之 甲寅帝諭宰執曰朕居位五祀而王

室已微念茲永懷慘苦焚灼比因宗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耻而赦文夸大殊拂朕心又除呂頤浩制首以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為言徒使四方誚於有識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

予郡而去 辛酉詔四方有建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  
聞有效者賞以王爵 是月長星見詔求直言 金達  
蘭北歸路由東平府劉豫不出迎且遣人議於達蘭曰  
豫今為帝相見無拜禮達蘭大憾之盡却所獻之物而  
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解之數日乃還達蘭至祁  
州遷其民許只攜行李其錢穀之類皆留遂以祁城為  
元帥府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顧達

罷政遂出為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丙寅朱

勝非分司江州居住 丁卯以李允文恣睢專殺賜死

大理獄 己巳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

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

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

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

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庚午以戶

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九

起重光大淵獻十月盡開逢攝提格三月凡二年有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元年冬十月乙丑詔蔡京王黼門人實有才能者公舉敘擢參知政事李回罷回不為呂頤浩所喜乞

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大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

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  
攻箭箐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  
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烏  
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  
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癸酉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  
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  
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  
於神垵峪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



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剗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  
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刳  
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  
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壬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  
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  
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  
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

一償之人皆嗟怨 范汝為復叛入建州守臣王浚明  
棄城走辛企宗退屯福州 乙丑升越州為紹興府  
知承州王林禽張琪于楚州檻送行在 起居舍人廖  
剛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採訪故實為說以進而游意  
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  
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汲汲皇皇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  
援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  
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

道則可以福羣生也 壬辰錄程頤孫易為分寧令

癸巳闕師古復秦州獲郭振 是月劉豫遣將王世沖

寇廬州守臣王亨大破之斬世沖 十一月丙申遣內

侍撫問孔彥舟桑仲 戊戌詔移蹕臨安 辛企宗討

范汝為不克勢益熾乃以孟庾為福建江西湖南宣撫

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

至亟據建州 辛丑桑仲請正劉豫惡逆之罪詔進幸

荆南 命續編太常因革禮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富

直柔罷初呂頤浩復相直柔與司諫韓璜等見帝多言  
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任中丞日與統  
制官辛永宗及其弟道宗往還永宗嘗攜妓宴宴其家  
及入樞府又與交通宮禁語言往往傳漏陛下意嚮莫  
不知之必以語直柔直柔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  
知事端巧發微中直柔道之也伏望特賜罷黜詔直柔  
予祠永宗道宗璜皆被黜逐 辛亥升康州為德慶府  
初曹成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

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  
諲扼己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進攻道  
州 是月前知廓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 吳玠始遣  
人通書夏國 十二月丙寅范汝為遣葉澈寇南劍州  
守臣張鬻拒戰大破之 乙亥辛企宗罷仍追三官率  
兵赴軍前自効 丁丑詔官戶名田過制者與民均科  
曹成陷道州守臣向子恣棄城走 戊寅以彗出求  
直言 己卯桑仲冠復州守臣祖遜棄城去 辛巳知

海州薛安靖殺偽都巡檢使王企中率軍民以城來歸  
是月劉豫遣王彥充攻壽春府 桑仲遣李橫復寇  
金州王彥拒戰于馬郎嶺大破之均州平 階州安撫  
孫注復洮州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甲午詔復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令待制以上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  
不拘已仕未仕 丁酉蠲諸路元年逋稅 韓世忠聞  
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

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皇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壬寅曹成釋向子誣丙午帝至臨

安 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為御史中丞 己未修臨

安城 辛酉楊惟忠誘楊勅誅之 丙寅命劉安世屯

揚州經理淮東光世迄不行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

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仍命岳飛率馬友李宏韓京吳錫

等共討曹成諸盜 乙亥雨雹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

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名御

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庚辰詔

監司避本貫 甲申贈滕茂實龍圖閣直學士 丙戌



初置著作官二員修日曆 己丑復荆湖東西為荆湖  
南北路南路治潭北路仍治鄂 帝初御講殿自巡幸  
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降劉  
豫 金人陷慶陽府執守臣楊可升降之 三月壬辰  
再貶徐秉哲惠州吳玠南雄州莫儔韶州並居住 襄  
鄧鎮撫使桑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  
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  
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

規斬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  
州調兵守將霍明以仲將謀逆誘而殺之 庚子金人  
攻方山原陝西統制楊政援之遂引兵而去辛丑又犯  
隴安縣吳璘等擊走之 劉豫將遷汴以河南鎮撫使  
翟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之以王爵興斬頤而  
焚其書豫復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  
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使士卒皆  
自奮故諸陵得不侵犯事聞詔以其子琮嗣職 甲寅

金人復自水洛城來攻楊政等又擊敗之 甲寅曹成  
冠賀州清水砦守臣劉全棄城去 夏四月甲子曹成  
陷賀州陳顥圍陳州焚龍川縣命江西安撫司遣將捕  
之 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  
第出身九成錢塘人初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  
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入館閣九成笑而却之至是帝  
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前世  
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

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  
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于定晨無所于省  
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所以還二帝之車乎廷對  
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策有  
云閭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閭寺不聞於典謨三王  
閭寺不聞於誓誥豈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  
宋危帝覽其策曰九成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  
回避擢在首選其誰曰不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

至犯御名者帝曰朕豈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是榜又得仙遊葉顯

庚午以翰林學士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萬州男子

李勃偽稱祁王內侍楊公謹與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改稱徐王張浚遣赴行在帝命王府故吏驗視言非真詔送大理情得棄市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

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 癸未詔曰朕登庸二相  
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比害政

乙酉李綱始拜命置司福州 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

據城叛因守臣張鎰殺當塗縣令鍾大猷 戊子命呂

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庚寅劉豫徙

居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主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旗屋瓦

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

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

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是月王彥大破  
董先于馬嶺闔復商州 閏月乙未知池州王進討陸  
德誅之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  
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  
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至  
茶陵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  
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  
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軍食吏曰

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 丁酉左朝奉郎孫覲坐前知臨安府贓污貸死除名羈管象州 罷後苑工作 戊戌詔紹興行宮復作府治 丙午岳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



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走入邵州 劉光世父延慶為金人所害光世聞喪乞解官己卯特命起復 己未詔自今明堂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 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朮副之 吳玠屯河池王彥屯金州二鎮皆饑而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為守備閉石門仙人二關塞

褒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張浚自閬  
州趨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玠彥結好玠  
彥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覺有間己者乃  
以素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  
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參謀官  
劉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即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鎮  
乃安 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 五月辛酉以  
兵部尚書權邦彥僉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

遂有是命 癸亥呂頤浩出師百官班送初秦檜多引  
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途以為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  
朝權及頤浩督軍北向檜又諷其黨言周宣王內修外  
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  
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  
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  
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  
飛王玘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瑤曰頤浩

熟于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午詔修建康行宮

辛未育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用婁寅亮言也子偁秦王德芳五世孫伯琮入宮帝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時生七年皆太祖後也尋賜伯琮名瑗伯玖名璩 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前

軍將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丁丑犯金壇殺知縣胡思  
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  
召還行在 庚辰臨安府火 癸未中丞沈與求言劉  
豫於京東造舟則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  
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  
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  
轉入倘於此為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焉能衝突詔付呂  
頤浩 甲申親慮囚自是歲如之 乙酉劉光世遣王

德追趙延壽叛兵至建平縣悉誅之 丙戌置修政局  
於都省命秦檜提舉翟汝文同提舉詔侍從臺省寺監  
官及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於是監  
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攘夷狄  
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簿  
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屯  
田郎官曾統亦言於檜曰相公佐天子理天下事無不  
統何以局為一止歸安人統肇子也 工部侍郎韓肖

胄應詔上言經費之大莫大於養兵今生民不得休息  
為日已久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斂取百端復  
為寇盜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  
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  
貸之種三年收成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强兵  
息民此其先者 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援赦當復觀文  
殿大學士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  
京若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

皆災之赦難例施於巨蠹乃詔寢前命 戊子手詔用  
建隆故事命百官日輪一人轉對 兩浙轉運副使徐  
康國獻銷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 韓世忠既平范  
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  
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曹  
成成方為岳飛所迫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庚寅朔李宏引兵入潭州執馬友殺之 癸巳  
詔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可摹勒頒降令



州縣刻石於庭其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 甲午李綱引兵三千發福州 戊戌詔孟  
庾韓世忠班師岳飛屯駐江州 壬寅參知政事翟汝  
文罷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  
目檜為金人姦細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  
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  
議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詔予郡言者復請  
貶責遂致仕 是日孔彥舟叛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

將以兵執之遂有異志詢於幕官長洲王玠玠烈士也  
正色答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  
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殺玠而叛引所部兵北去降  
於劉豫 辛亥免臺諫官輪對 甲寅詔兩浙江淮守  
臣存撫東北流寓人 乙卯韓世忠遣統制解元巨振  
入潭州執李宏以歸 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尼瑪  
哈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其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  
磁人胡礪者被虜借昉鄉貫應試時止用詞賦不用經

義蓋承尼瑪哈之意欲中原人到皆黜之而礪獨作燕人遂為第一金於是失中原之士心 秋七月戊寅知廬州王亨復安豐壽春縣 己卯呂頤浩入見 八月甲午安定郡王令話卒 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帝初即位召胡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因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

遣仍薦李綱可用帝曰綱為相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俗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為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是日帝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綱之黨為之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再安國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

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  
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  
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  
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  
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  
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尊用張邦昌

結好金人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  
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  
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戊戌帝為罷都督之命  
改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日赴朝堂議事安國復持錄黃  
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  
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  
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  
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  
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  
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  
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  
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耶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  
三上章留之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

用安國不當責皆不報 庚子詔孟庾韓世忠總大兵  
至建康進赴行在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秦檜  
罷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  
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酌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  
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  
心服其言檜又自謂使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  
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  
正知婺州及請留胡安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永福黃



龜年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  
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  
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  
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  
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  
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欲永  
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暉王昉王守道皆罷之  
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江躋吳表臣

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坐  
論駁朱勝非疑其黨檜並落職主宮觀臺省為之一空  
彗出胃乙卯戒輔臣修闕政罷修建康行宮 侍御

史黃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  
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奈檜  
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  
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  
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于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

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憚而不為檜厚  
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  
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  
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  
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九月戊午朔落檜職仍榜  
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  
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  
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

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禮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曰謀傳金人併兵趨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所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為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己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

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金人  
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金不得近  
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  
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可定夫為天下者  
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  
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  
勢成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  
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於三者恢復中原以

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于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帝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己未罷修政局 辛酉以彗見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強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

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鬪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

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  
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  
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  
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  
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  
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  
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  
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韓世忠引兵至與賊對壘



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世忠休兵長沙湖南遂平王倫使金被留久之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壬戌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乃以潘

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戌

彗沒 丙子詔墨敕有不當者許三省樞密院奏稟給

事中中書舍人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 辛巳以韓

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

於是李綱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 癸未新作行宮

南門成 甲申提轄權貨務張純浚立淮浙鹽法增其

算時趙開亦變四川鹽法盡權之 乙酉太白晝見

丙戌以知興元府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朝廷疑  
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為非是乃  
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丁亥封滎州防禦使令時為  
安定郡王 金羣臣請其主晟如中京以觀遼土及兩  
河之地尼瑪哈鄂勒歡烏舍烏珠自鳳翔回皆會於燕  
山以迓之留達蘭守祁州耶律伊都守雲中伊都久不  
遷常鞅鞅有叛志至是約燕京統軍浩里同反又密諭  
燕雲兩河郡守之契丹漢兒令盡殺女真人時烏舍獵

于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遽追獲之於靴中得其反狀  
烏舍詣燕統軍來謁縛而戮之伊都既覺父子以游獵  
為名遁入夏國夏人不納遂至達旦而達旦已受烏珠  
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烏珠馳至雲中凡預謀  
者悉誅之并殺尼瑪哈之次室蕭氏烏珠回燕請罪曰  
蕭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有待  
也今事既不成他日帷間不測寸刃可以害兄矣某愛  
兄故擅殺之尼瑪哈泣而謝於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

得脫者西亡夏國北奔沙漠 冬十月壬寅金主如興  
中府 甲辰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禮幣奔劉  
豫守臣柴春戰死 戊申以知平江府趙鼎為江東安  
撫大使 班度量權衡于諸路禁私造者 十一月乙  
丑初權明州鹵田鹽 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  
潛會兵討湖寇楊太 太年少楚人謂少為么故又曰楊  
么 癸未臨安大火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  
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阻兵窺蜀彥皆擊

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十二月甲午湖廣宣撫使李綱罷綱至潭州時流民潰卒羣聚為盜散處荆湖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裴亦劾綱慢君父輕朝廷

及改制書等罪遂罷綱提舉崇福宮俯禧子也 初上  
皇女榮德帝姬至燕京駙馬曹晟卒改適習古國王至  
是有商人妻易氏者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  
自稱榮德帝姬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  
知其詐付大理寺獄成詔杖死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  
用不足創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  
繫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  
十之一二而郡邑遂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婺州貢

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  
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  
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  
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  
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鴒色  
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  
鶉鴒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金人以伊都叛收平州  
守郭藥師相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



既而悉免之唯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尼瑪哈  
問杜充爾欲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充不敢歸也尼瑪  
哈顧而笑之金主已至中京欲遂如燕雲會有伊都之  
變乃還諸帥亦各歸所部 辛丑程昌寓遣杜湛討楊  
欽等敗之殺三千餘人 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  
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  
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  
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辛亥金人犯商州

守將邵隆退屯上津 李橫敗偽齊兵復汝州 是歲

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趾郡王 偽齊河

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河南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

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震初嘗從偽至是復歸正乃將

所部與琮并力謀取西京 金以太祖孫哈喇為安班

貝勒更名曰亶天會八年安班貝勒果卒金主意久

未決至是左副元帥尼瑪哈右副元帥烏舍左監軍古

紳入朝與幹布議曰安班貝勒虛位已久今不早定

恐授非其人哈喇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金主者再三乃從之安班貝勒者金主幼嘗居是官及即位以命其弟舍音更名果果卒定議哈喇為儲嗣故亦以是命焉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翟琮引衆擣孟邦雄營

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以歸

孟邦雄事據中興紀事本末增入

甲子

李橫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  
晚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  
關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  
人迎敵敗焚積聚退保石泉乙丑薩里罕取金州乘勝  
而進 詔中外刑官各務仁平臺憲檢察月具所平反  
以聞歲終考察殿最 辛未震雷雨電 造渾天儀

癸酉臨安大火 丁丑登萊山砦統制范溫率部兵泛  
海來歸 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

安淨慈寺每歲寒食差官望祭 張浚論奏王似不可

為副因引罪求罷不報 癸未詔民復業者視墾田多

寡定租額賦役 乙酉減淮浙蠶鹽錢 二月己丑僉

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卒邦彥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

政幾年無所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召知柳州常同還朝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

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

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

養成靖康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  
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  
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  
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帝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  
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  
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帝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  
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  
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言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

以自明今是非定矣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  
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  
為小人所惑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命  
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  
三百里辛卯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  
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  
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闌丁酉饒風  
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  
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西縣彥奔達州子羽亦  
焚興元退保三泉縣 張浚被罷職之命以諸軍方潰  
因祕不行復具奏審 己亥金薩里罕入興元至金牛  
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  
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  
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



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  
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  
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  
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  
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  
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  
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薩里罕既回鳳  
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

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還興元金人始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克三州得不償失 庚子以宗子瑗為和州防禦使 辛亥以工部尚書席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徐俯僉書樞密院事 劉豫之母偽太后死謚曰章憲  
是月葬于東平縣時豫初開貢舉擢進士羅誘以下八  
十四人 三月甲子以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 李橫  
傳檄諸軍收復東京己巳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  
橫敗走潁昌復陷 夏四月帝聞翟琮擒孟邦雄大悅  
超授琮利州觀察使詔琮押邦雄赴行在 丁亥尚書  
右僕射朱勝非以母喪去位 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  
歸李成復陷之 壬辰徙都督府于鎮江 甲午偽齊

知唐州胡安中來歸 先是帝謂宰執曰鄒況乞雪昭  
慈之謗今當大禮因此時下詔如況言可也帝遂問昭  
慈得罪秦陵之由徐俯對以昭懷上僭及左道之誣席  
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罪遂詔昭慈謚號別加討論況  
浩弟也 己亥改謚昭慈獻烈皇后曰昭慈聖獻 庚  
子增文武小官俸 辛丑荆南統制羅廣率兵至鼎州  
楊太衆益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  
太以下皆臣事之廣等不克討而還 己酉張浚奏王

庶王似盧法原威望素輕乞命劉子羽吳玠並為判官  
不報 水軍都統制徐文勇力過人刀重五十斤所向  
無前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  
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辛亥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  
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  
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己未資政殿大學士吳敏卒 五月壬戌潘致堯高  
公繪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出師之

議 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奉表通問使工部尚書胡松年副之同往議和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己見致戰和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強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讐恥臣等已行願毋渝先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胄等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乙亥以方與金國議和禁邊兵侵齊尋詔李橫等班師

還鎮又禁諸路招納淮北人及中原軍來歸者 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己卯詔周隨亨李愿宣  
押王似盧法原至閬州張浚始解使事時已論金牛之  
功以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  
閣直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庚  
辰浚及劉子羽王庶劉錫等赴行在 辛巳罷宣撫使  
便宜黜陟 六月戊子復元祐宰相呂大防官職贈謚  
資政殿學士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是日卒翰通經

術正直不撓以與黃潛善輩忤志不得展斥逐而死論者惜之 壬辰張浚至綿州復奏王似不可任 楊么犯鄂及公安石首甲午命王玠率諸軍討之玠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帝曰建炎以來盜踵起而不息者黃潛善等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胥動為盜楊么罪惡貫盈何以招為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其脅從許以自新 丁未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 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



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岳飛討之  
飛至虔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  
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  
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  
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  
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  
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赦脅從帝不許請至  
三四乃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己酉班師及入見

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是月金人圍方山  
原王似命吳玠發兵救之 自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  
通至是知秦州吳玠首用茶綵招致小部族首領凡四  
十二令以馬來市而西馬復通蓋起於此 秋七月己  
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就試 丁卯詔訪求累  
朝勲臣曹彬等三百人子孫以備錄用 癸酉呂頤浩  
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  
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

起復朱勝非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勝非乞歸第  
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鞵帶從之 八月己亥翟琮以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  
陽 沂王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上皇左右謀變金人按  
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戊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  
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  
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撓其  
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宗屢奏人有戰心天將

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  
顧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  
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  
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  
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  
大水不奏何也會侍御史常同論頤浩十罪遂罷為鎮  
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  
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詔凡遇  
水旱災異監司郡守即具奏毋隱 甲戌偽齊王彥先  
寇徐宿二州 乙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玠岳飛分屯  
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  
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  
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  
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玠為  
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己卯吳勝克蓮花城 冬十月癸未朱勝非上重修吏部七司勅令格式 壬寅詔寬私鹽重法 丁酉令殘破州縣視戶口增損立守令考課法 己亥偽齊李成陷鄧州 禁州縣擅增置稅場 辛丑南丹蠻莫公晟圍觀州焚寶積監殺知監陳烈 壬寅偽齊兵逼襄陽李橫以糧盡棄城奔荆南知隨州李道亦棄城去 甲辰王璣討湖寇戰于鼎口不利 偽齊陷郢州守臣李簡棄城去 申禁私役戰士 丁未命三省除銓曹積弊

戊辰罷諸道類省試 統制石世達及杜湛合兵大破

湖寇黃誠于龍陽州 十一月癸亥詔監司帥守内外

宗子病民害政者以聞 甲子韓肖胄等使金還 乙

丑禁沿海諸砦兵擅侵齊境 庚午臨安府火 乙亥

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 丁丑命賓橫

宜觀四州市戰馬 戊寅王玘自鼎州引兵還鄂留統

領王渥等四軍聽程昌寓節制 己卯蠲南劍州所負

民間獻納錢十萬緡 省淮南州縣文武官 金烏珠

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闕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辛巳朔降勅撫諭吳玠及川陝將士 乙酉臨安府火戊子又火 丙申王似承制廢通遠軍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被拘留未嘗報聘是月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



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侍  
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  
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  
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  
畏人者也帝不聽是歲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毀  
城而去劉豫以孔子後璠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

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樞密都  
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為大金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

南地 己未程昌寓遣杜湛等攻楊太皮真砦破之

甲子金初改定制度頒中外先是舍音幹布當國勸金主改女真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至是以韓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金主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

省多君子稱賢相焉 己巳金人犯宕昌臨江砦及花  
石峽關師古遣統領劉戡分兵拒却之 庚午詔諸路  
將帥毋以兩國通使輒弛邊備淮南州郡津渡尤慎譏  
察 甲戌罷州縣新置弓手 戊寅金人攻神垕砦沿  
北嶺至大散關 臨安府火 己卯同僉書樞密院事  
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壬  
午詔贓罪至死者仍籍其貲 癸未作建康行宮 參  
知政事席益罷 乙酉以徐俯參知政事 丙戌禁川

陝諸將招納北軍 湖北賊檀成犯長陽縣解潛遣統領胡勉捕斬之 己丑解潛遣統制王洛擊斬羣盜田政 庚寅金人犯兩當縣 乙未詔孟庾赴行在 癸卯詔以射殿為景靈宮四時設位朝獻 丙午張浚入見 先是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以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自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由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

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

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  
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  
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  
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  
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之明炬四  
山震鼓動地三月辛亥朔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  
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  
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刼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

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  
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  
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 戊午雨雹 召江南西路安  
撫大使趙鼎參知政事 壬戌孟庾至行在罷都督府  
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知樞密院事張浚罷初辛炳知  
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  
史中丞率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  
罷政尋落職奉祠福州居住 己巳蠲淮南州縣民租

一年 辛未日有青赤黃氣 癸酉蠲興元府洋州被  
兵家稅役丙子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  
之會金烏珠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  
奏功訟法原不濟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帝意  
不解憂恚而卒法原德清人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  
弟皆以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帝  
所倚重乃亦竟不免云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九